

列傳

梁書
五十一之五十六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
二
號

卷五

第四十五

處士

何點弟胤

阮孝緒

陶弘景

諸葛璩

沈顗

劉惠斐

范元琰

劉訐

劉歊

氏書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易曰君子遜世無悶獨立不懼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古之隱者或恥問禪代高讓帝王以萬乘爲垢辱之死亡而無悔此則輕生重道希世間出隱之上者也或託仕監門寄臣枉下居易而以求其志處汙而不愧其色此所謂大隱隱於市朝又其次也或裸體佯狂盲瘖絕世棄禮樂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遠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語默之致有幽人貞吉矣與夫沒身亂世爭利于時者豈同年而語哉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淮南子曰人皆鑒於止水不鑒於流潦夫可以揚清激濁止競其惟隱者乎自古帝王莫不崇尚其高節唐堯不屈巢許禹武不降夷齊以漢高肆慢而長揖黃綺光武按法而折意嚴周自茲以來世有人矣有梁之盛繼紹風猷斯乃道德可宗學藝可範故以備處士篇云

何點字子皙廬江潯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彊爲之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志遂得罷容貌方雅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兄求亦隱居吳郡獸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要帶減半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畧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應與陳郡謝淪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友從弟遜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爲築室焉園

內有市忠貞家點植花草於家側每飲必舉酒酌之初褚淵王儉
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
違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疑命駕造點
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良
乃往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稻叔夜酒杯徐景山酒
鎗點少時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
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
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
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
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司盜懼乃受之催令急去點雅有
人倫識見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
如其言點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
相見築別墅處之人莫諭其意也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爲詩
有高尚之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也而融久
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遶荒淫點亦
病之而無以釋也高祖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曰昔因多暇得訪
逸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甞別丘園十有四載人
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巖
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叙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
弁謁子桓伯況以穀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
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
酒恩禮如舊仍下詔曰前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脫落形
骸栖志宵寢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況親得同時而不與爲政嘆
膺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懇然屈居獻替可徵爲侍中辭疾不赴乃

復詔曰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往因
素志頗申讌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
勉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議加資給竝出在所
日契資須太官別給既人高曜卿故事同垣下天監三年卒時年
六十八詔曰新除侍中何點栖遲衡泌白首不渝奄至殞喪倍懷
傷惻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賻錢二萬布五十匹喪事所須內監經
理又敕點弟胤曰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
近跡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
遠朕膺錄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旣貴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
此難進方賴清徽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秩
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巾角引見省然汾射茲焉有託一旦萬
古良懷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凋亡惜老之願致使反奪纏綿永

恨伊何可任永矣奈何點無子宗人以其從弟耿子遜任爲嗣

胤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旣長好學師事沛
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走聽內典其業皆通而
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起家齊祕
書郎遷太子舍人出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
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入爲尚書三公郎不拜遷司徒主簿注易又
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爲隱義累遷中書郎員外散騎常侍太尉
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給事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國子博士
丹陽邑中正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
續成之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
十人佐胤撰錄永明十年遷侍中領步兵校尉轉爲國子祭酒鬱
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禮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

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郊外號曰小山恒
與學徒遊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
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
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
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竝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
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竝不就高
祖霸府建引胤爲軍謀祭酒與書曰想恒清淨縱情林壑致足歡
也旣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
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爲樂土僕推遷簿官自東徂西悟言素對用
成睽睽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歡遇曳裾儒肆實欲臥遊千載
吹漁百氏一行爲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邁威爽仍離屯故投袂數
千剋黜疊禍思得矚卷諮疑寫懷去茲不懷事與願謝君清
襟素託栖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旣拾青組又脫朱轂
但理存用捨義貴隨時往識禍萌實爲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
今者爲邦貧賤咸恥好仁由已幸無疑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
遣候承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胤不至高祖踐阼詔爲特進右
光祿大夫手敕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蒙蔽昧於治道
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自舉之用存乎
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
弘朝高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
兼濟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
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
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而在近果至胤
單衣鹿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就席伏讀胤因謂果曰吾昔於

生徒遊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遊於今絕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竝塋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獸丘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胤香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啟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疾妻姜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竝衣帔行列至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旣而疾動因不自治胤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爲主簿不就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孝緒七歲出後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有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幼至孝

性沈靜雖與兒童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
五冠而見其父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庶余
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
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
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與相見
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殮覆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爲
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義師圍京城家貧無以
爨僮妾竊隣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
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
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適其人甚遠爲名流所欽尚如此十
二年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往者天地閉
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
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
之類邪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
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覆舊
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
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歎其孝感
所致時有善筮者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
之龜箸無以驗也及布卦旣構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
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謂肥
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
升還之道便當高謝乃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之末斟酌
分爲三品凡若干卷又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爲聖人之跡
存乎拯弊弊拯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旣無爲爲非道之至然不

垂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旦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之之徒獨懷鑒識然聖已極照反創其跡賢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跡須拯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茲本跡悟彼抑揚則孔莊之意其過半矣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孝緒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磨廬可驂何以異夫驥跡初建武末清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曰清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者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鄱陽忠烈王妃孝緒之姊王嘗命駕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諸甥歲時饋遺一無所納人或怪之答云非我願始故不受也其恒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經一夜忽然完復衆竝異之

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謚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錄等書二百五十卷行於世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并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產弘景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諸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讀書萬餘卷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嘏闕爲務朝儀故事多取決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東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朱齊以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晉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

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
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
時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爲人圓通謙
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建武中齊
宜都王鐸爲明帝所害其夜弘景夢鐸告別因訪其幽冥中事多
說祕異因著夢記焉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
下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其旁特愛松風每聞其
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
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
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歷又嘗造渾天象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
是用義師平建康開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
子進之高祖旣早與之遊及卽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
望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洲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
容深慕張良之爲人云古賢莫比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爲勝力
菩薩乃詣鄧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太宗臨南徐州欽其
風素召至後堂與談論數日而去太宗甚敬異之大通初令獻二
刀於高祖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竝爲佳寶大同二年卒時年八
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恒詔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仍遣舍
人監護喪事弘景遺令薄塋弟子遵而行之

諸葛璩字幼琰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
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摘之功方之壺遂
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曰璩安貧守道悅禮敦
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爲議
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去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教曰昔長孫東

組降龍丘之節文舉北輜高德之稱所以激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璠高風所漸結轍前修豈懷珠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敬菽之宴就養寡蓼蒸之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茲五秉可餉穀百斛天監中太守蕭琛刺史安成王秀鄱陽王恢竝禮異焉璠丁母憂毀瘠恢累加存問服闋舉秀才不就璠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璠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七年高祖敕問太守王份份卽具以實對未及徵用是年卒於家璠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暉集而錄之

沈顗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父坦之齊都官郎顗幼清靜有正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

一室人罕見其面顗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顗不至其門勃就見顗送迎不越於閭勃歎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俄徵爲南郡王左常侍不就顗內行甚修事母兄弟孝友爲鄉里所稱慕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俱不赴永元二年又徵通直郎亦不赴顗素不治家產值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粱肉者閉門不受唯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訂民丁吳興太守柳惔以顗從役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責之惔大慙厚禮而遣之其年卒於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過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

人乃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太宗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世祖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九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唐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以其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莫不改容正色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常表稱之齊建武二年始徵爲安北參軍事不赴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辨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安辟命不至十年王拜表薦焉竟未徵其年卒於家時年七十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也父靈真齊武昌太守訐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訐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爲之娉妻尅日成婚訐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不就主者敦召訐乃挂檄於樹而逃訐善玄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天監十七年卒於歊舍時年三十一臨終執歊手曰氣絕便斂斂畢卽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歊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劉歆字士光許族兄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正員郎世爲二千石皆有清名歆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一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因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許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杏從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無何而著革終論其辭曰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形慮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而理微是以勛華曠而莫陳姬孔抑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爲徭役死爲休息尋此二說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爲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卽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卽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攜之論探中途

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譏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反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棄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厝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剪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斂首足形還塋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殮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槨子康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於吾人而當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爲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斂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以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塋塋足容棺不須塋鑿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机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杆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明年疾卒時年三十二歎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歆曰心力勇猛能精心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歆旣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

歆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歆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歆謂兄子弇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棊筭機巧竝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產業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旣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誣爲盜者被治劾妄歆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此類高祖少與詵善雅推重之及起義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遊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詵距而不納後湘東王臨荊州板爲鎮西府記室參軍不

就普通中詔曰明敎振滯爲政所先旌賢求士夢符斯急新野庾詵止足栖退自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習潁川庾承先學道黃老詵涉釋教竝不競不營安茲枯槁可以鎮躁敦俗詵可黃門侍郎承先可中書侍郎勅州縣時加敦遣庶能屈志方冀鹽梅詵稱疾不赴晚年以後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高祖聞而下詔曰旌善表行前王所敦新野庾詵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靜侯南度固有名德獨貞苦節孤芳素履奄隨運往惻愴于懷宜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

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世祖在荊州辟爲
主簿遷中錄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荊南信多君子
雖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
喪服儀文字體例莊老義疏注筭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
九十五卷子秀才有學行承聖中仕至中書侍郎江陵陷隨例入
關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爲治中從事史遭母憂服闋
爲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
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
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蒲履手執并欄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
臥於石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
普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非常香氣太宗聞其傷悼

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陽陵人也少沈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
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虬記敏識出於
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郡辟功曹不就乃
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下山郡陽
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
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加
欽重徵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板爲法曹參軍竝不赴中六通三
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陝學徒因請承
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留連月餘日
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時年六十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之誣處士者多云純盜盜名而無適用蓋

有負其實者若諸葛璩之學術阮孝緒之簿領也豈難哉
終於隱居固亦性而已矣

想見

與道

學

人

其

與

梁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六

止足

顧憲之

陶季直

蕭詠素

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則不知夫
進退不達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
務也以弘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其退
也苦節艱貞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
蹈寡乎前史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臥却粒比於樂毅范蠡至乎

西川中興
氏國開通

顛隕斯爲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疎等去就以禮有可稱焉魚豢
魏略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本異謝靈運晉書止足傳先
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遁遠殆辱矣
宋書止足傳有羊欣王微咸其流齊時沛國劉瓛字子珪辭
祿懷道棲遲養志不戚戚於貧賤不耽耽於富貴儒行之高者也
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在位其量力守志則當世罔
聞時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寡志少欲國史書之亦以爲止足傳云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也祖覲鎮軍將軍湘州刺史憲之
未弱冠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尚書比部郎撫軍
王簿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已牛二
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
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逕還小主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

獲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至以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
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彊力爲政得民和故京師飲酒者得醇
旨輒號爲顧建康言醕清且美焉遷車騎功曹晉熙王友齊高帝
執政以爲驃騎錄事參軍遷太尉西曹掾齊臺建爲中書侍郎齊
高帝卽位除衡陽內史先是郢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
悉裹以笙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
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爲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山民有病
輒云先人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喻爲陳
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訟
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還爲太尉從
事中郎出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
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卽表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

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深銜之卒不能傷也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加建威將軍行婺州事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卽命無禁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宋世其祖覲之嘗爲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出爲征虜長史行南充州事遭母憂服闋建武中復除給事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太子中庶子領吳邑中正出爲寧朔將軍臨川內史未赴改授輔國將軍晉陵太守頃之遇疾陳解還鄉里永元初徵爲廷尉不拜除豫章太守有貞婦萬睢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義中興二年義師平建康

高祖爲州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吏比至高祖已受禪憲之風

疾漸篤固求還吳天監二年就家受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相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八年卒於家年七十四臨終爲制以教其子夫出生人死理均晝夜生旣不知所從來死亦安識所往延陵所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豫爲終制瞑目之後念竝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麤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粢范史雲烈士之高亦莫以寒木乾飯況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裹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

豐設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辨多
致疎怠祠先人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以下祠止用蔬食時果
勿同於上世也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
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
十篇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
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愍祖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
季直時甫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
受及諸孫故不取愍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
於外浣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
學淡於營利起家桂陽王國侍郎北中郎鎮西行參軍竝不起時
人號曰聘君父憂服闋尚書令劉景綽丹陽尹引爲後軍主簿領

郡功曹出爲望蔡令頃之以病免時劉景綽以齊高帝權勢日
盛將圖之景素重季直欲與之定策季直以素劉儒者必致顛覆
固辭不赴俄而景等伏誅齊初爲尚書比部郎時褚彥回爲尚書
令與季直素善頻以爲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尚書令
王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謚爲文孝公季直請曰文孝是司馬道子
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儉爲彥回立碑終
始營護甚有吏節時人美之遷太尉記室參軍出爲冠軍司馬東
莞太守在郡號爲清和還除散騎侍郎領左衛司馬轉鎮西諮議
參軍齊武帝作相誅鋤異已季直不能阿意明帝頗忌之乃出爲
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臧上佐素士罕爲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
謝明帝既見便留之以爲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仍遷建安
太守政尚清靜百姓便之還爲中書侍郎遷游擊將軍兼廷尉丞

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務人間之事乃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蕭眆素蘭陵人也祖思話宋征西儀同三司父惠明吳興太守皆有盛名眆素早孤貧爲叔父惠休所收卹起家爲齊司徒法曹行參軍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永元末爲太子洗馬梁臺建高祖引爲中尉驃騎記室參軍天監初爲臨川王友復爲太子中舍人丹陽尹丞初拜高祖賜錢八萬眆素一朝散之親友又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性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竝任情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

室會徵爲中書侍郎逕辭不就因還山宅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八年卒親故迹其事諡曰貞文先生

史臣曰顧憲之陶季直引年者也蕭眆素則宦情鮮焉比夫懷祿耽寵婆娑人世則殊間矣

丘仲孚

孫謙

伏龍

何遠

昔漢宣帝以爲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縣古之者矣也故長史之職處焉見其志

臺建選給事門侍郎傅和任至二千石始相與公
之事乃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封有天下
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卒直素清苦絕倫又居
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資斂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蕭詠素蘭陵人也祖思話宋征西儀同三司父惠明吳興太守
有盛名詠素早孤貧為叔父惠休所收郵起家為齊司徒法曹行
參軍遷齊右軍將軍詠素少時不為太中洗馬

詠素遷人封限叔問笑

史臣曰蘭陵之國季直氏年皆出蘭陵素清直訥諫此夫謝卿

詠素曰貞文太子

至其門妻太婦王命夫人與限素無干人卒卒賤而其事
空會為中書尉限素不諒因毀其室人其妻素素不諒

梁書卷五十三

梁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七

良吏

庾萼

沈瑀

范述曾

丘仲孚

孫謙

伏脂

何遠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
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為親民是以道德齊禮移風易俗咸

必由之齊末昏亂政移羣小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
門互長貪虐掊刻聚歛侵愁細民天下搖動無所厝其手足高祖
在田知民疾苦及梁臺建仍下寬大之書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
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逮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民之瘼
乃命輜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民務加隱卹舒其急病元年
始去貲計丁爲布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飾宮掖不過綾綵無
珠璣錦繡太官撤牢饌每日膳菜蔬飲酒不過三醖以儉先海內
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御前親勗治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
漑爲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驥爲晉安太守漑等居官竝以廉潔
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爲大縣大縣有能遷爲二千石於是山陰
令丘仲孚治有異績以爲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爲宣城
太守剖符爲吏者往往承風焉若新野庾萼諸任職者以經術潤
飾吏政或所居流惠或去後見思蓋後來之言吏也綴爲良吏篇
云

庾萼字休野新野人也。宋之宋應州刺史萼年十歲遭父憂居
喪毀瘠爲州黨所稱弱冠爲州迎主簿舉秀才累遷安西主簿尚
書殿中郎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有口辯齊永明中與魏和親以
萼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散騎侍郎知東宮管記事鬱林王卽位
廢掌中書詔誥出爲荊州別駕仍遷西中郎諮議參軍復爲州別
駕前後綱紀皆致富饒萼再爲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
妻子不免饑寒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遷司徒諮議
參軍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爲驃騎功曹參軍遷
尚書左丞出爲輔國長史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弊之後百
姓凶荒所在穀貴米至數千民多流散萼撫循甚有治理唯守公

祿清節逾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襄陽王聞而饋之葦謝不受
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殮柩不能歸高祖聞之詔賜絹百匹米五
十斛初葦爲西楚望族早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葦不平
互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嶷嶷薨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
戍歸荊州時葦爲州別駕益忽藹及高祖踐阼藹以西朝勲爲御
史中丞葦始得會稽行事旣恥之矣會職事微有譴高祖以藹其
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葦大憤故發病卒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叔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
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起家州從
事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右丞殷瀾瀾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
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爲府參軍領揚
州部轉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陵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彊

子良甚相知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
光嘗被使上民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爲
乃令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隸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爲艱難
明帝使瑀行治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立辦揚州書佐
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三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
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
所量數十萬帝並善之永泰元年爲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
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人咸歡悅頃之成林去官還京師兼
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義師圍郢城瑀說伯之迎高祖
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得出城不能不愛之瑀曰不然人情匆匆
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舉衆降瑀從在高祖軍中
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

見天中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爲高祖說之高祖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高祖卽位雲深薦瑀自暨陽令擢兼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表瑀催督運轉軍國獲濟高祖以爲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幹高祖竝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爲振武將軍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堦下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蔭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解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耶悉使著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自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然瑀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後王師北伐徵瑀爲建威將軍督運漕尋兼都水使者頃之遷少府卿出爲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疾篤瑀行州府事景宗卒仍爲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崛彊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耶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盜所殺時年五十九多以爲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亦尋卒事遂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學徒嘗有百數獨稱述曾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高帝引述曾爲之師友起家爲守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遷尚書王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爲人謗在宮多所諫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

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爲周舍時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以父母年老乞還就養乃拜中散大夫明帝卽位除游擊將軍出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險峻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繼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賈流通居民安業在郡勵志清白不受饋明帝聞甚嘉之下詔褒美焉徵爲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述曾一無所受始之郡不將家屬及還吏無荷檐者民無老少皆出拜辭號哭聞于數十里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高祖踐阼乃輕舟出詣闕仍辭還東高祖詔曰中散大夫范述曾昔在齊世忠直奉主往莅永嘉治身廉約宜加禮秩以厲清操可太中大夫賜絹二十匹述曾生平得俸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所資以天監八年卒時年七十九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

丘仲孚字公信吳興烏程人也少好學從祖靈鞠有人倫之鑒常稱爲千里駒也齊永明初選爲國子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無以自資乃結羣盜爲之計畫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略羣盜畏而服之所行皆果故亦不發太守徐嗣名補主簿歷揚州從事太學博士干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爲之屈以父憂去職明帝卽位起爲烈武將軍曲阿令值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乘朝廷不備反問始至而前鋒已屈曲阿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功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散仲孚以距守有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爲之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傳琰父子沈憲

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也齊末政亂頗有
贓賄爲有司所舉將收之仲孚竊逃逕還京師詣闕會赦得不治
高祖踐阼復爲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民敬服號稱
神明治爲天下第一起遷車騎長史長沙內史視事未期徵爲尚
書右丞遷左丞仍擢爲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
匠事畢出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遷雲麾長史江夏太守行郢州
州府事遭母憂起攝職坐事除名復起爲司空參軍俄遷豫章內
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時年四十八詔曰豫章內史丘仲孚重
試大邦責以後效非直悔吝云亡實亦政績克舉不幸殞喪良以
傷惻可贈給事黃門侍郎仲孚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舉送車輪
不得前仲孚爲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
事雜儀行於世焉

孫謙字長通東莞莒人也少爲親人趙伯符所知謙年十七伯符
爲豫州刺史引爲左軍行參軍以治幹稱父憂去職客居歷陽躬
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宋江夏王義恭聞之引爲行參軍歷
仕大司馬太宰二府出爲句容令清慎彊記縣人號爲神明泰始
初事建安王休仁休仁以爲司徒參軍言之明帝擢爲明威將軍
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敕募千
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行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
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喻而一無所納
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俸秩出吏民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
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元徽初遷梁州刺史辭不
赴職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簿建平王將稱兵患謙彊直託
事遣使京師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軍將軍齊初爲寧朔將軍

錢唐令治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進載纁帛以送之謙却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常借官空車廐居焉永明初爲冠軍長史江夏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尚方頃之免爲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爲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出爲南中郎司馬東昏永元元年遷大夫天監六年出爲輔國將軍零陵太守已衰老猶彊力爲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虎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虎卽害居民謙爲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隣境九年以年老徵爲光祿大夫旣至高祖嘉其清絜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高祖笑曰朕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詔曰光祿大夫孫謙清慎有聞白首不忘高年舊齒宜加優秩可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

牀施遽蔭屏

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

人多異焉年邇九十彊壯如五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兄靈慶常病寄於謙謙出行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卽時猶渴謙還遣其妻有彭城劉融者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舉送謙舍謙開廳事以待之及融死以禮殯葬之衆咸服其行義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高祖爲舉哀甚悼惜之謙從子康便辟巧宦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康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康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爲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時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當有求不稱意乃爲屐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噍蹠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

以此取名是也

伏膺字玄耀曼容之子也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起家齊奉朝請仍兼太學博士等除東陽郡丞秩滿爲鄆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膺令其得養焉齊末始爲尚書都官郎仍爲衛軍記室參軍高祖踐阼遷國子博士父憂去職服闋爲車騎諮議參軍累遷司空長史中書侍郎前軍將軍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爲永陽內史在郡清絜治務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勅有十五事爲吏民所懷高祖善之徵爲東陽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爲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遷安海寧竝同時生爲立祠徵爲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內史何

遠累著清績高祖詔擢爲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膺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爲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膺遷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高祖詔以爲豫章內史膺乃出拜治書御史虞曠奏曰臣聞失忠與信一心之道以虧貌是情非兩觀之誅宜及未有陵犯名教要冒君親而可緯俗經邦者也風聞豫章內史伏膺去歲啟假以迎妹喪爲解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肅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爲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公見擢名位轉隆膺深誹怨形於辭色輿居歎咤寤寐失圖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膺爲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志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

歸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循奉慊然了無異色肅識見所
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辭茲期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沸騰辯
跡求心無一可恕竊以肅踰將落魄二十餘年皇運勃興咸與維
始除舊布新濯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少懷感激仰
答萬分反覆拙謀成茲巧罪不忠不敬於斯已及請以大不敬論
以事詳法應棄市刑輒收所近獄洗結以法從事如法所稱肅卽
至臣謹案豫章內史臣伏肅含疵表行藉悖成心語嘿一違資敬
兼盡幸屬昌時擢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於無滿要君東走豈曰止
足之歸負志解巾異乎激處之致甘此脂膏孰非荼苦佩茲龜組
豈殊纓緹宜明風憲肅正簡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肅所居官
凡諸位任一皆削除有詔勿治肅遂得就郡視事三年徵爲給事
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及起普通元年卒於郡時年五十九尚
書右僕射徐勉爲之墓誌其一章曰東區南服愛結民胥相望伏
闕繼軌奏書或臥其轍或扳其車或圖其像或式其閭思耿借寇
曷以尚諸初肅父曼容與樂安任瑤皆曜於齊太尉王儉瑤子昉
及肅竝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昉已爲司徒右長史肅猶滯
於參軍事及其終也名位略相侔肅性儉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靜
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時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
此依之

何遠字義方東海剡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釋褐江夏王國侍
郎轉奉朝請永元中江夏王寶玄於京口爲護軍將軍崔慧景所
奉入圍宮城遠豫其事事敗乃亡抵長沙宣武王王深保匿焉遠
求得桂陽王融保藏之旣而發覺收捕者至遠逾垣以免融及遠
家人皆見執融遂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亡渡江使其故人高江

產共聚衆欲迎高祖義師東昏黨聞之使捕遠等衆復潰散遠因降魏人壽陽見刺史王肅欲同義舉肅不能用乃求迎高祖肅許之遣兵援送得達高祖高祖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美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人也板輔國將軍隨軍東下旣破朱雀軍以爲建康令高祖踐阼爲步兵校尉以奉迎勲封廣興男邑三百戶遷建武將軍後軍鄱陽王恢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爲恢亦推心杖一作之恩寄甚密頃之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絕交遊饋遺秋豪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民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僞而能委曲用意焉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多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民多以細事受鞭罰者遂爲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勘數十條

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立遠度已無職就立三七日不歛猶以私藏禁杖除名後起爲鎮南將軍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民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爲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高祖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自縣爲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期年遷樹功將軍始興內史時泉陵侯淦朗爲桂州緣道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牆屋民居市里城隍廩庫所過若營家焉田秩俸錢竝無所取歲暮擇民尤窮者充其租調以此爲常然其聽訟猶人不能過絕而性果斷民不敢非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爲立祠表言治狀高祖每優詔答焉天監十六年詔曰何遠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復莅二邦彌盡清白政先治道惠留

民愛雖古之良二千石無以過也宜升內榮以顯外績可給事黃
門侍郎遠卽還仍爲仁威長史頃之出爲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
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職疾彊富如仇讎視貧細如子弟特
爲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爲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耿介無
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
嘗以顏色干人以此多爲俗士所惡其清公實爲天下第一居數
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
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
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
伺之不能記也後復起爲征西諮議參軍中撫司馬普通二年卒
時年五十二高祖厚贈賜之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前史有循吏何哉世使然也漢武役繁姦起

循平不能故有苛酷誅戮以勝之亦多怨濫矣梁興破觚爲圓斷
雕爲樸教民以孝悌勸之以農桑於是桀黠化爲由余輕薄變爲
忠厚淳風已洽民自知禁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信矣若夫酷吏於
梁無取焉

東夷

西北諸戎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及河洲上相去近者二五千里
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其北與中亞細亞接其南
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後漢高帝
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而後漢及吳孫權時遣使化使事未絕
中郎康奉通焉其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後漢高帝
中國者益多矣及宋齊梁陳及隋唐皆有其事

陳時何
衆無知焉
忠厚草風了命
自吹樂素衣之月
北望可挂計矣
昔夫誦史公
編爲對妹兄以
美辭憐之以豐
桑飲晏樂燕外
爲由余彈輦變
爲平不損時序
世謂精妙以紙
之衣矣恐誤矣
衆與鄭順爲圓圖

梁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八

諸夷

海南

東夷

西北諸戎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百里
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
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後漢桓帝
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
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
中國者蓋多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始爲之傳自梁

革運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歲至踰於前代矣今採其風俗粗著者綴爲海南傳云

林邑國者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之界也伏波將軍馬援開漢南境置此縣其地縱廣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國夷亦稱王馬援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瑇瑁貝齒吉貝沈木香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班布也沈木者上所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歲置水中則沈故名曰沈香不浮者曰綫香也漢末

大亂功曹區達殺縣令自立爲王世其後王無嗣立外甥范熊熊死子逸嗣晉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捲

縣夷帥范稚家奴常牧牛於山澗得鱧魚二頭化而爲鐵因以鑄刀鑄成文向石而呪曰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舉刀斫石如斷芻藁文心獨異之范稚常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讒王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僞於隣國迂王子置毒於漿中而殺之遂脅國人自立舉兵攻旁小國皆吞滅之有衆四五萬人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親韓戢謝稚前後監日南郡竝貪殘諸國患之穆帝永和三年臺遣夏戾覽爲太守侵刻尤甚林邑先無田土貪日南地肥沃常欲畧有之至是因民之怨遂舉兵襲日南殺覽以其屍祭天留日南三年乃還林邑交州刺史朱藩後遣督護劉雄戍日南文復屠滅之進寇九德郡殘害吏民遣使告藩願以日南北境橫山爲界藩不許又遣督護陶緩李衢討之文歸林邑尋復屯日南五年文死子佛立

猶屯日南征西將軍桓溫遣督護滕駿九真太守灌遂帥交廣州
兵討之佛嬰城固守遂令駿盛兵於前遂帥勁卒七百人自後踰
壘而入佛衆驚潰奔走遂追至林邑佛乃請降哀帝昇平初復爲
寇暴刺史溫放之討破之安帝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執
太守吳源又進寇九德執太守曹炳交趾太守杜瑗遣都護鄧逸
等擊破之卽以瑗爲刺史義熙三年須達復寇日南殺長史瑗遣
海邏督護阮斐討破之斬獲甚衆九年須達復寇九真行郡事杜
慧期與戰斬其息交龍王甄知及其將范健等生俘須達息那能
及虜獲百餘人自瑗卒後林邑無歲不寇日南九德諸郡殺蕩甚
多交州遂致虛羽須達死子敵真立其弟敵鎧携母出奔敵真追
恨不能容其母乃捨國而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相藏麟固諫不
從其甥旣立而殺藏麟麟子又攻殺之而立敵鎧同母異父之弟

曰文敵文敵後爲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而
自立爲王諸農死子陽邁立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爲林
邑王陽邁死子咄立篡其父復曰陽邁其國俗居處爲閭名曰于
闐內戶皆北向書樹葉爲紙男女皆以橫幅吉貝繞胷以下謂之
千漫亦曰都縵穿耳貫小鑲貴者著華庭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
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
螺擊鼓罩吉貝繖以吉貝爲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踏殺
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貴女也
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婿見婦握手相付呪曰吉利吉利以
爲成禮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事
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初陽邁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
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討之聞有代乃止八年又寇九德郡入四

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帥兵赴討攻區粟城不
剋乃引還爾後頻年遣使貢獻而寇盜不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
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慤伐之和之遣司馬蕭景憲爲前鋒陽邁
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還所略日南民戶其大臣募僧
達諫止之乃遣大帥范扶龍戍其北界區粟城景憲攻城剋之斬
扶龍首獲金銀雜物不可勝計稟勝逕進卽剋林邑陽邁父子竝
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
斤和之後病死見胡神爲崇孝武建元大明中林邑王范師成累
遣長史奉表貢獻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獻方物齊永明中范文
贊累遣使貢獻天監九年文贊子天凱奉獻白猴詔曰林邑王范
天凱介在海表乃心款至遠修職貢良有可嘉宜班爵號被以榮
澤可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十年十三年天凱累
遣使獻方物俄而病死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貢獻普通七年王高
式勝鎧遣使獻方物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
王大通元年又遣使貢獻中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式律陀羅跋
摩遣使貢獻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六年
又遣使獻方物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
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西北流東入於海其
國輪廣三千餘里土地溇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
金銀銅錫沈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鸚鵡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
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竝羈屬扶南頓遜之
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所以然者
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曾得逕過也其市東

而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所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毘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所限也國法刑罪人竝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遣使與書相報荅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尾塢名爲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竝論善事又傳扶南東界卽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爲手巾與焦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沴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扶南國俗本裸體身被髮不制衣裳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微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填夢神賜之弓蔡賈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卽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蔡船入海遂入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舶至欲取之混填卽張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衆降混填混填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治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泥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攻并之乃遣子孫中分治諸邑號曰小王盤泥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畧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

治作大船窮漲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孫等十餘國開地五六千里
次當伐金隣國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時爲二千人
將因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民
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殺長而自立
更繕治國內起觀閣遊戲之朝旦中晡三四見客民人以焦蔗龜
烏爲禮國法無牢獄有罪者先齋戒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捧
行七步又以金鑲雞卵投沸湯中令探取之若無實者手卽焦爛
有理者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餵猛
獸及鰐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鰐大者長二丈餘狀如
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遇得麋鹿及
人亦噉自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
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

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中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平緹也大家乃
截錦爲之貧者乃用布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穆帝升平
元年王竺旃檀奉表獻馴象詔曰此物勞費不少駐令勿送其後
王僑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僑陳如心悅南
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僑
陳如死後王持梨陀跋摩宋文帝世奉表獻方物齊永明中王闍
邪跋摩遣使貢獻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
詔曰扶南王僑陳如闍邪跋摩介居海表世纂南服厥誠遠著重
譯獻縣宜蒙酬納班以榮號可安南將軍扶南王今其國人皆醜
黑拳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
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
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

疊敷前設金盆香鑪於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
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爲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
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
貢獻其年死庶子留陀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
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
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獻
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
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
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
則旋屈爲蠶形案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
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蠶文則
與高祖所得同也阿育王卽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
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卽其一也吳時有尼居其地
爲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
立焉晉中宗初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
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
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
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
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
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
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悟因此出家名慧
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
氣色因就禮拜果是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
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竝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又

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尺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伽爲三層卽高祖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鑲釧釵鐏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磔磔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坭坭內有金鑲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又有琉璃碗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竝爲沈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又到寺禮拜設無尋大會大赦天下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鉢不出高祖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鉢中而止高祖問大僧正慧念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尋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屬觀者百數十萬人所設

金銀供具等物竝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設無尋大會豎二刹各以金罌次玉罌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中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刹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鑲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高祖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救鎮東將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鄞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暨迎還臺高祖禮拜竟卽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掇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趺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捕

魚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跌浮出水上係世取送縣縣以
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
珠沒水於底得佛光豔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
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跌始具初高惺得像後西域胡僧五
人來詣惺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值胡亂埋像於
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惺所
得惺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噓歔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
官寺慧邃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虧損金色謂邃曰若能令像
放光回身面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到拜請其夜像卽轉坐放光
回身面向明旦便許模之像跌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
那求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
舍利救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圍闢
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竝吳八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
冠絕

盤盤國宋文帝元嘉孝武孝建大明中竝遣使貢獻大通元年其
王使使奉表曰揚州閭浮提雲天子萬善莊嚴一切恭敬猶如

天淨無雲明耀滿目天子身心清淨亦復如是道俗濟濟竝蒙聖
王光化濟度一切永作舟航臣聞之慶善我等至誠敬禮常勝天
子足下稽首問訊今奉薄獻願垂哀受中大通元年五月累遣使
貢牙像及塔并獻沉檀等香數十種六年八月復使送菩提國真
舍利及畫塔并獻菩提樹葉唐糖等香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至德仁洽信重
三寶佛法興顯衆僧殷集法事日盛威嚴整肅朝望國執慈愍蒼
生八方六合莫不歸服化隣諸天非可言喻不任慶善若覲奉見

尊足謹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軀并獻火齊珠吉貝雜香藥等大同
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瑠璃雜寶香藥等物

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吉貝檳榔
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憐陀遣長史竺
留陀獻金銀寶器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
見一僧謂之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
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修跋
陀羅初未能信旣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乃
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旣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乃寫夢中
所見高祖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
旣至摸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
禮敬後跋陀死子毗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曰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樂六通三達爲世間尊是名如
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邑居聚落
次第羅滿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具足四兵能伏怨敵國土安樂
無諸患難人民和善受化正法慶無不通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
味清淨百川洋溢周回屈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
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揚郡天子仁膺四海德合天心雖
人是天降生護世功德寶藏救世大悲爲我尊生威儀具足是故
至誠敬禮天子足下稽首問訊奉獻金芙蓉雜香藥等願垂納受
普通元年復遣使獻方物

狼牙修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廣州
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南略同偏多纔沈婆律香等其俗男女
皆袒而被髮以吉貝爲干縵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以金

繩爲絡帶金鑲貫耳女子則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樓爲城重
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毘旗鼓罩台蓋兵衛甚設國人說立國以
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之王聞知乃加囚執
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爲神因不敢害乃斥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
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爲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
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曰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
哀愍衆生慈心無量端嚴相好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
間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曜亦如月光諸天善神之所供養以垂
正法寶梵行衆增莊嚴都邑城閣高峻如乾陀山樓觀羅列道途
平正人民熾盛快樂安穩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極尊
勝天王愍念群生民人安樂慈心深廣律儀清淨正法化治供養
三寶名稱宣揚布滿世界百姓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
主人王一切莫不歸依敬禮大吉天子足下猶如現前恭承先業
慶嘉無量今遣使問訊大意欲自往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奉薄
獻願大家曲垂領納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
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
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貝羅初採之柔
軟及刻削爲物乾之遂大堅彊其國人披吉貝如帔及爲都綬王
乃用班絲布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綬以七寶之
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寶之飾
或持白毘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
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
數不能記焉而言白淨王夫人卽其國女也天監十六年遣使奉

表曰伏承聖王信重三寶興立塔寺校飾莊嚴周徧國土四衢平坦清淨無穢臺殿羅列狀若天宮壯麗微妙世無與等聖主出時四兵具足羽儀導從布滿左右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克積珍寶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皆至三乘競集敷說正法雲布雨潤四海流通交會萬國長江渺漫清冷深廣有生咸資莫能消滅陰陽和暢災厲不作大梁揚都聖王無等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民平等忍辱怨親無二加以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燭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群臣貞信盡忠奉上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真佛臣是婆利國主今敬稽首禮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獻金席等表此丹誠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貝智貢白鸚鵡青蟲兜鍪瑠璃器吉貝螺林雜香藥等數十種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身毒即天竺蓋傳譯音字不同其實一也從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槃越列國數十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溼暑熱民弱畏戰弱於月支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曰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土俗出犀象貂鼯瑇瑁火齊金銀鐵金縷織成金皮罽細摩白疊好裘毼毼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其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蘇合是合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採蘇合先榨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獨出罽賓國華色

正黃而細與芙蓉華裏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
稿乃糞去之賈人從寺中徵崔以轉賣與佗國也漢桓帝延熹九
年大泰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
賈徃徃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
武五年有大泰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
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黥歛短人論見
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
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
遂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晉世絕不復
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
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
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卽呼令觀視
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旃遺物等還積四年方
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
道所興國也人民敦龐土地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
流繞于渠壑下注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市里屋舍樓觀鐘
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奇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
嘉維舍衛藥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百里共尊奉之以爲
在天地之中也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維達奉表曰伏聞彼
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國土猶如化城宮殿莊飾
街巷平坦人民克滿歡娛安樂王出遊四兵隨從聖明仁愛不害
衆生國中臣民循行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悲群生無所遺
棄常修淨戒式導不及無上法船沈溺以濟自官氓庶受樂無恐
諸天護持萬神侍從天魔降服莫不歸仰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

澤普潤猶如大雲於彼震旦最爲殊勝臣之所住國土首羅天守護令國安樂王王相承未曾斷絕國中皆七寶形像衆妙莊嚴臣自修檢如化王法臣名屈多奔世王種惟願入王聖體和平今以此國群臣民庶山川珍重一切歸屬五體投地歸誠大王使人竺達多由來忠信是故今遣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信返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敕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返所白如允願加採納今奉獻琉璃唾壺雜香古貝等物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節其國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晉義熙初始遣獻玉像經十

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五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

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爲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宋元嘉六年十二月其王利利摩訶遣使貢獻大通元年後王伽藍伽羅訶梨邪使奉表曰謹白大梁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表無有不從方國諸王莫不奉獻以表慕義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修德爲本不嚴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已身欲與大梁共弘三寶以度難化信還伏聽告敕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東夷之國朝鮮爲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漸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江海東使有高句驪百

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普通
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錄焉

高句驪者其先出自東明東明本北夷橐離王之子離王出行其
侍兒於後任娠離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
來降我因以有娠王囚之後遂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
不死王以爲神乃聽收養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
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浮爲橋東明乘之得渡至夫
餘而王焉其後支別爲句驪種也其國漢之玄菟郡也枉遼東之
東去遼東千里漢魏世南與朝鮮穢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漢
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驪爲縣以屬之句驪地
方可二千里中有遼山遼水所出其王都於丸都之下多大山深
谷無原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

治宮室於所居之左立大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凶急喜
寇抄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南優台使者皁衣先人尊
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
有消奴部慎奴部雅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微弱桂婁部代
之漢時賜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父之後稍驕不復請郡但
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至今猶名此城爲幘溝婁溝婁者句驪名
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則不置對盧其俗喜歌
舞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群聚歌戲其人深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
一脚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明其公會衣服皆錦繡
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著似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
弁其國無牢獄有罪者則會諸加評議殺之没入妻子其俗好淫
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其死葬有槨無棺好厚

莽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植松柏兄死妻嫂其馬皆小
便登山國人尚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甲習戰鬪沃沮東穢皆屬
焉王莽初發高驪兵以伐胡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
州郡歸咎於句驪侯騶嚴尤誘而斬之士莽大悅更名高句驪爲
下句驪當此時爲侯矣光武八年高句驪王遣使朝貢始稱王至
殤安之間其王名宮數寇遼東玄菟太守蔡風討之不能禁宮死
子伯固立順和之間復數犯遼東寇抄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
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乃降屬遼東公孫度之雄海東也
伯固與之通好伯固死子伊夷摸立伊夷摸自伯固時已數寇遼
東又受亡胡五百餘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
落降胡亦叛伊夷摸更作新國其後伊夷摸復擊玄菟玄
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摸死子位宮立位宮有勇力便鞍馬

善射獵魏景初二年遣太傅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位宮遣主
簿大加將兵千人助軍正始三年位宮寇西安嘉平五年幽州刺
史毋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宮位宮將步騎二萬人逆軍大戰
於沸流位宮敗走儉軍追至峴懸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斬
首虜萬餘級位宮單將妻息遠竄六年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
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頎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界刻石紀
功又到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其後復通中夏晉永嘉亂鮮卑慕
容廆據昌黎大棘城元帝授平州刺史句驪王乙弗利頻寇遼東
廆不能制弗利死子劉代立康帝建元元年慕容廆子晃率兵伐
之劉與戰大敗單馬奔走晃乘勝追至丸都焚其宮室掠男子五
萬餘口以歸孝武太元十年句驪攻遼東玄菟郡後燕慕容垂遣
弟農伐句驪復二郡垂死子寶立以句驪王安爲平州牧封遼東

帶方二國王安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後略有遼東郡至孫高璉
晉安帝義熙中始奉表通貢職歷宋齊竝授爵位年百餘歲死子
雲齊隆昌中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
樂浪公高祖卽位進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詔曰高驪王樂浪
郡公雲乃誠款著貢驛相尋宜隆秩命式弘朝典可撫東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王竝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使
貢獻十七年雲死子立百通元年詔安纂襲封爵持節督營平
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安卒子延立遣使貢獻詔以延襲爵
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元年七年累奉表獻方物太清二年延卒
詔以其子襲延爵位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弁韓
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國大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

餘萬戶百濟卽其一也後漸彊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驪在遼
東之東晉世句驪旣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矣
自置百濟郡晉太元中王須義熙中王餘映宋元嘉中王餘毗竝
遣獻生口餘毗死立子慶慶死子牟都立都死立子牟太齊永明
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天監元年進太號
征東將軍尋為高句驪所破衰弱者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
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稱累破句驪今始督通好而百濟更為彊
國其年高祖詔曰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
守藩海外遠修貢職廼誠款到朕有嘉焉宜率舊章授茲榮命可
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年隆死詔復以
其子明為持節督百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號所治城曰固
麻謂邑曰檐魯如中國之言郡縣也其國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

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淨潔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今言語服章略與高麗同行不張拱拜不申足則異呼帽曰複衫袴曰禪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并請涅槃等經義千博士并工匠畫師等敕竝給之太清三年不知京師寇賊猶遣使貢獻既至見城闕荒毀竝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及景平方得還國

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亦曰秦韓相去萬里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馬韓亦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不與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相係辰韓不得自立爲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爲馬韓所制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其國在百濟東南五千餘里其

地東濱大海南北與句驪百濟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普通二年王募名秦始使使隨百濟奉獻方物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貢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告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麗相類無文字刻木爲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焉

倭者自云太伯之後俗皆文身去帶方萬二千餘里大抵在會稽之東相去絕遠從帶方至倭循海水行歷韓國乍東乍南七千餘里始度一海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未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行百里至奴國又

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
陸行一月日至祁馬臺國卽倭王所居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
獲支次曰奴往鞆民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橘椒蘇出黑
雉真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
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之中蛇則死矣物產略與儋耳
朱崖同地溫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紵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爲帽
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籩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
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多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
者至四五妻賤者猶兩三妻婦人無姪妒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
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漢靈帝光和中倭國亂相攻伐歷
年乃共立一女子卑彌呼爲王彌呼無夫壻挾鬼道能惑衆故國
人立之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使一
男子出入傳教令所處宮室常有兵守衛至魏景初三年公孫淵
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以爲親魏王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
彌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爲王
其後復立男王竝受中國爵命晉安帝時有倭王贊贊死立弟彌
彌死立子濟濟死立子興興死立弟武齊建元中除武持節督倭
新羅任那伽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高祖卽位進
武號征東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三四尺又南黑齒國裸國去
倭四千餘里船行可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
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
直者貴文小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
郭其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

于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
有枉則猛獸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

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戈不攻戰風俗竝與文身國
同而言語異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
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
桑葉似銅而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
衣亦以爲綿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無兵甲不攻
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犯輕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赦
南獄不赦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爲奴生女九歲爲婢犯罪
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乃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
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則

及七世各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者爲大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

第三者爲納咄沙國主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

青景丁年赤戊巳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長以角載物

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

酪有桑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

其婚姻婿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卽驅之相

悅乃成婚婚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

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靈爲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縗經

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

比丘五人遊行至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慧深

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

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

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爲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女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牙而狗頭其聲如犬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爲牆其形圓其戶如竇云

西北諸戎漢世張騫始發西域之迹甘英遂臨西海或遣侍子或奉貢獻于時雖窮兵極武僅而克捷比之前代其畧遠矣魏時三方鼎峙日事干戈晉氏平吳以後少獲寧息徒置戍已之官諸國亦未賓從也繼以中原喪亂胡人遁起西域與江東隔礙重譯不交呂光之涉龜茲亦猶蠻夷之伐蠻夷非中國之意也自是諸國分并勝負強弱難得詳載明珠翠羽雖仍於後宮蒲梢龍文希入於外署有梁受命其奉正朔而朝闕庭者則仇池宕昌高昌鄧至河南龜茲于闐滑諸國焉今綴其風俗爲西北戎傳云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奔洛干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鹿洛干卒鹿嗣位吐谷渾避之西徙鹿追留之而牛馬皆西走不肯還因遂而西鹿度抱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其地則張掖之南隴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爲號其界東至壘川西隣于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蓋古之流沙地焉乏草木少水潦四時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常蔽光景其地有麥無穀有青海方數百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卽穹廬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女子披髮爲辮其後吐谷渾孫樂延頗識書記自謂曾祖奔洛干始封昌黎公吾蓋公孫之子也禮以王父字爲國氏因姓吐谷渾亦爲國號至其末孫阿豺始受

中國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號河南王慕延死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起城池築宮殿其小王竝立宅國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易侯死子休運籌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瑪瑙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三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隣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徃從之教其書記爲之辭譯稍桀黠矣普通元年又奉獻方物壽死子呵羅真立大通三年詔以爲寧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真死子佛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獻白龍駒於皇太子

高昌國闕氏爲主其後爲河西王沮渠茂虔弟無諱襲破之其王

闕爽奔于芮芮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國人又立麴氏爲王名

嘉元魏授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

開國公在位二十四年卒謚曰昭武王子子堅使持節驃騎大將

軍散騎常侍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河西郡開國公儀同三

司高昌王嗣位其國蓋車師之故地也南接河南東連燉煌西次

龜茲北隣敕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沙林

新興由寧始昌篤進白刀等皆其鎮名官有四鎮將軍及雜號將

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校尉

主簿國人言語與中國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面貌類高驪

辨髮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縷襦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

纈瓔珞環釧姻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爲城架木爲屋土覆其上

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噉麞及羊牛肉出良馬蒲陶酒

石鹽多草木草實如蠶蠶中絲如細繡名爲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陶良馬氍毹等物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果隨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又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芮芮後稍彊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屬實焉耆龜茲疎勒姑墨于闐句盤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麩及羊肉爲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

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檀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床隨太歲轉與妻竝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椁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卽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周古柯國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來獻方物呵跋檀國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殺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今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略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龜茲者西域之舊國也後漢光武時其王名弘爲莎車王賢所殺

滅其族賢使其子則羅爲龜茲王國人又殺則羅匈奴立龜茲貴
人身壽爲王由是屬匈奴然龜茲在漢世常爲大國所都曰延城
魏文帝初卽位遣使貢獻晉太康中遣子入侍太元七年秦主苻
堅遣將呂光伐西域至龜茲龜茲王帛純載寶出奔光入其城城
有三重外城與長安城等室屋壯麗飾以琅玕金玉光立帛純弟
震爲王而歸自此與中國絕不通普通二年王居瑞摩珠那勝遣
使奉表貢獻

于闐國西域之屬也後漢建武末王俞爲莎車王賢所破徙爲驪
歸王以其弟君得爲于闐王暴虐百姓患之永平中其種人都末
殺君得大人休莫霸又殺都末自立爲王霸死兄子廣得立後擊
虜莎車王賢以歸殺之遂爲彊國西北諸小國皆服從其地多水
潦沙石氣溫宜稻麥蒲桃有水出玉名曰玉河國人善鑄銅器其

治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菓蔬菜蔬與中國等尤敬佛法王所居
室加以朱畫玉冠金幘如今胡公帽與妻竝坐接客國中婦人皆
辮髮衣裘袴其人恭相見則跪其跪則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爲筆
札以玉爲印國人得書戴於首而後開札魏文帝時王山習獻名
馬天監九年遣使獻方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鄣十八年又獻
瑠璃罌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

渴盤陀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隣滑國南接罽賓國北連沙勒國所
治在山谷中城周迴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相類衣吉
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爲糧多牛馬駱駝羊
等出好羶金玉王姓葛沙氏中大同元年遣使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勝兵萬餘戶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與波斯
接土人剪髮著羶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

主安末深盤普通五年遣使來貢獻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國有城周廻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瞰羊土人極以爲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瑪瑙真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爲珍市買用金銀婚姻法下聘訖女壻將數十人迎婦壻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袴戴大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茲永畢國東與滑國西及南俱與婆羅門國北與氐獯國接中大通二年遣使獻佛牙

宕昌國在河南之東南蓋州之西北隴西之西羌種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璿忽始獻方物天監四年王梁彌博來獻甘草當歸詔以爲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假以金章彌博死子彌泰立大同十年復授以父爵位其衣服風俗與河南略同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並別種也世號持節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宋文帝時王象屈耽遣使獻馬天監元年詔以鄧至王象舒彭爲督西涼州諸軍事號安北將軍五年舒彭遣使獻黃耆四百斤馬四匹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服與宕昌同

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爲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討之難當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衆茄盧宋因授以爵位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從弟僧嗣又自立復成茄盧卒文德弟文度立以弟文洪爲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以爲武都王武興之國自於此矣難當族弟廣香又攻殺文度自立爲陰平王茄盧鎮主卒子炅立炅死子

崇祖立崇祖死子孟孫立齊永明中魏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
靈珍據泥功山歸款齊世以靈珍爲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死
以族人集始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天監初以集始爲使持節都
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靈
珍爲冠軍將軍孟孫爲假節督沙州刺史陰平王集始死子紹先
襲爵位二年以靈珍爲持節督隴右諸軍事左將軍北梁州刺史
仇池王十年孟孫死詔贈安沙將軍北雍州刺史子定襲封爵紹
先死子智慧立大同元年剋復漢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戶
歸國詔許焉卽以爲東益州其國東連秦嶺西接宕昌去宕昌八
百里南去漢中四百里北去岐州三百里東去長安九百里本有
十萬戶世世分減其大姓有符氏姜氏言語與中國同著烏皐突
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鞞地植九穀婚姻備六禮知書疏種
桑麻出紬絹精布漆蠟椒等山出銅鐵

芮芮國蓋匈奴別種魏晉世匈奴分爲數百千部各有名號芮芮
其一部也自元魏南遷因擅其故地無城郭隨水草畜牧以穹廬
爲居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鞞其地苦寒七月流澌亘河
宋昇明中遣王洪軌使焉引之共伐魏齊建元元年洪軌始至其
國國王率三十萬騎出燕然山東南三千餘里魏人閉關不敢戰
後稍侵弱永明中爲丁零所破更爲小國而南移其居天監中始
破丁零復其舊土始築城郭名曰木末城十四年遣使獻烏貂裘
普通元年又遣使獻方物是後數歲一至焉大同七年又獻馬一
匹金一斤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泥濘橫流
故其戰敗莫能追及或於中夏爲之則暄而不雨問其故以暎云
史臣曰海南東夷西北戎諸國地窮邊裔各有疆域若山奇海異

怪類殊種前古未聞徃謀不記故知九州之外八荒之表辯方物
土莫究其極高祖以德懷之故朝貢歲至美矣

梁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八終

梁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九

豫章王綜

武陵王紀

臨賀王正德

河東王譽

豫章王綜字世謙高祖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邑二千
戶五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
尋進號北中郎將十年遷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
州刺史十三年遷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五年遷西中郎將
兼護軍將軍又遷安前將軍丹陽尹十六年復爲北中郎將南徐
州刺史普通二年入爲侍中鎮右將軍置佐史初其母吳淑媛自

齊東昏宮得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者及淑媛寵衰
怨望遂陳疑似之說故綜懷之既長有才學善屬文高祖御諸子
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藩淑媛恒隨之鎮至年十
五六尚裸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內外咸有穢議綜在徐州政刑
酷暴又有勇力手制奔馬常微行夜出無有期度每高祖有敕疏
至輒忿恚形於顏色群臣莫敢言者恒於別室祠齊氏七廟又微
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
骨滲卽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骨瀝臂血試之并殺一男
取其骨試之皆有驗自此常懷異志四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
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聞齊
建安王蕭寶寅在魏遂使人入北與之相知謂爲叔父許舉鎮歸
之會大舉北伐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高祖乃令綜都督衆
軍鎮于彭城與魏將安豐王元延明相持高祖以遠兵旣久慮有
釁生敕綜退軍綜思南歸則無因復與寶寅相見乃與數騎夜奔
于延明魏以爲侍中太尉高平公丹陽王邑七千戶錢三百萬布
絹三千匹雜彩千匹馬五十匹羊五百口奴婢一百人綜乃改名
纘字德文追爲齊東昏服斬衰於是有司奏削爵土絕屬籍改其
姓爲悖氏俄有詔復之封其子直爲永新侯邑千戶大通二年蕭
寶寅在魏據長安反綜自洛陽北遁將赴之爲津吏所執魏人殺
之時年四十九初綜旣不得志嘗作聽鍾鳴悲落葉辭以申其志
大略曰聽鍾鳴當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歷亂百愁生去聲懸窮
窳來響急徘徊誰憐傳漏子辛苦建章臺聽鍾鳴聽聽非一所懷
瑾握瑜空擲去攀松折桂誰相許昔朋舊愛各東西譬如落葉不
更齊漂漂孤雁何所栖依依別鶴夜半啼聽鍾鳴聽此何窮極二

十有餘年淹留在京城窺明鏡罷容色雲悲海思徒拚抑其悲落
葉云悲落葉連翩下重疊落且飛從橫去不歸悲落葉落葉悲人
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凡昔共根本無復一
相關當時見者莫不悲之

武陵王紀字世詢高祖第八子也少勤學有文才屬辭不好輕華
甚有骨氣天監十三年封爲武陵郡王邑二千戶歷位寧遠將軍
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輕車將軍丹陽尹出爲會稽太守尋以其郡
爲東揚州仍爲刺史加使持節東中郎將徵爲侍中領石頭戍軍
事出爲宣惠將軍江州刺史徵爲使持節宣惠將軍都督揚南徐
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尋改授持節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諸軍事
安西將軍益州刺史加鼓吹一部大同十一年授散騎常侍征西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震太陽門成字曰紹宗梁位唯

武王解者以爲武王者武陵王也於是朝野屬意焉及太清中侯
景亂紀不赴援高祖崩後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立于圓照
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南譙王圓肅宜都王
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
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怿竝固諫紀以爲貳於已皆殺之
永豐侯撫歎曰王不免矣夫善人國之基也今反誅之不亡何待
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謂之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
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太清五年夏四月紀帥
軍東下至巴郡以討侯景爲名將圖荆陝聞而魏侵蜀遣其將南
梁州刺史譙淹廻軍赴援五月日西魏將尉遲迥帥衆逼涪水潼
州刺史楊乾運以城降之迥分軍據守卽趨成都丁丑紀次于西
陵舳艫翳川旌甲耀日軍容甚盛世祖命護軍將軍陸法和於硤

口夾岍築二壘鎮江以斷之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物情恒擾世祖憂焉法和告急旬日相繼世祖乃拔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將軍劉棻共約西赴六月約築連城攻絕鐵鎖世祖復於獄拔謝答仁爲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法和世祖與紀書曰皇帝敬問假黃鉞太尉武陵王自九黎侵軼三苗寇擾天長喪亂獯醜馮陵虔劉象魏黍離王室朕枕戈東望泣血西浮殞愛子於二方無諸侯之八百身被屬甲手貫流矢俄而風樹之酷萬恨始纏霜露之悲百憂繼集扣心飲膽志不圖全直以宗社綴旒鯨鯢未翦管膽待旦龔行天罰獨運四聰坐揮八柄雖復結壇待將褰帷納士拒赤壁之兵無謀於魯肅燒烏巢之米不訪於荀攸才智將殫金貝殆竭傷無寸助險阻備嘗遂得斬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怨恥旣雪天下無塵經營四方專資一

力方與岳牧同茲清靜隆暑炎赫弟比何如文武具僚當有勞弊今遣散騎常侍光州刺史鄭安忠指宣往懷仍令喻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岷方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庚申紀將侯叡率衆緣山將規進取任約謝答仁與戰破之旣而陸納平諸軍竝西赴世祖又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爍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春面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換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龍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大智紀之別字也紀遣所署度支尚書樂奉業至于江陵論和緝之計依前旨還蜀世祖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景戌巴東民符昇徐子初等斬紀

硤口城主公孫晃降于衆軍王琳宋遙任約謝蒼仁等因進攻侯
敵陷其三壘於是兩岸十餘城遂俱降將軍樊猛獲紀及其第三
子圓滿俱殺之於硤口時年四十六有司奏請絕其屬籍世祖許
之賜姓饗餐氏初紀將僭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內寢栢殿柱繞
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羆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杖花非
佳事也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僉曰天字二人也正字一止也
棟紀僭號各一年而滅

臨賀王正德字公和臨川靖惠王第三子也少羸險不拘禮節初
高祖未有男養之爲子及高祖踐極便希儲貳後立昭明太子封
正德爲西豐侯邑五百戶自此怨望恒懷不軌睥睨宮宸覬幸災
變普通六年以黃門侍郎爲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遂逃奔于魏
有司奏削封爵七年又自魏逃歸高祖不之過也復其封爵仍除

征虜將軍中大通四年爲

武將軍吳郡太守徵爲侍中撫軍將

軍置佐史封臨賀郡王邑

一千戶又加左衛將軍而凶暴日甚招

聚亡命侯景知其有姦心

乃密令誘說厚相要結遺正德書曰今

天子年尊姦臣亂國憲章

錯謬政令顛倒以景觀之計日必敗況

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

天下義士竊所痛心在景愚忠能無忿

慨今四海業業歸心大王

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

武實思自奮願王允副蒼

生鑒斯誠款正德覽書大喜曰侯景意

暗與我同此天贊也遂許

之及景至江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

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

猶遣正德守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引軍

與景俱進景推正德爲天

子改年爲正平元年景爲丞相臺城沒

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爲大

司馬正德有怨言景聞之慮其爲變矯

詔殺之

河東王譽字重孫昭明太子第二子也普通二年封枝江縣公大通三年改封河東郡王邑二千戶除寧遠將軍石頭戍軍事出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還除侍中輕車將軍置佐史出爲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景寇京邑譽率軍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有詔班師譽還湘鎮時世祖軍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世祖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共爲不逞將襲江陵世祖甚懼因步道問還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前後使三反譽並不從世祖大怒乃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爲譽所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并與書陳示禍福許其遷善譽不荅修浚城池爲拒守之計謂鮑泉曰敗軍之將勢豈譽勇欲前卽前無所多說泉軍于石櫛寺譽帥衆逆擊之不利而還泉進軍于橘洲譽又盡銳攻之不剋會已暮士卒疲弊泉因出擊大敗之斬首三千級溺死者萬餘人譽於是焚長沙郭邑徙居民於城內鮑泉度軍圍之譽幼而驍勇兼有膽氣能撫循士卒甚得衆心及被圍旣久雖外內斷絕而備守猶固後世祖又遣領軍將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僧辯築土山以臨城內日夕苦攻矢石如雨城中將士死傷者大半譽窘急乃潛裝海船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譽顧左右皆散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亦無恨主者曰奉命不許遂斬之傳首荆鎮世祖反其首以葬焉初譽之將敗也私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齋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而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史臣曰蕭綜蕭正德竝悖逆猖狂自致夷滅宜矣太清之寇蕭紀據庸蜀之資遂不勤王赴難申臣子之節及賊景誅翦方始起兵

師出無名成其費禍嗚呼身當管蔡之罰蓋自貽哉

梁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九終

梁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五十

侯景

侯景字萬景朔方人或云雁門人少而不羈見憚鄉里及長驍勇有旅力善騎射以選爲北鎮戍兵稍立功效魏孝昌元年有懷朔鎮兵鮮于修禮于定州作亂攻沒郡縣又有柔玄鎮兵吐斤洛周率其黨與復寇幽冀與修禮相合衆十餘萬後修禮見殺部下潰散懷朔鎮將葛榮因收集之攻殺吐斤洛周盡有其衆謂之葛賊四年魏明帝殂其后胡氏臨朝天柱將軍爾朱榮自晉陽入弑胡氏并誅其親屬景始以私衆見榮榮甚奇景卽委以軍事會葛賊南逼榮自討命景先驅至河內擊大破之生擒葛榮以功擢爲定州刺史大行臺封濮陽郡公景自是威名遂著頃之齊神武帝爲

魏相又入洛誅爾朱氏景復以衆降之仍爲神武所用景性殘忍
酷虐馭軍嚴整然破掠所得財寶皆班賜將士故咸爲之用所向
多捷總攬兵權與神武相亞魏以爲司徒南道行臺擁衆十萬專
制河南及神武疾篤謂子澄曰侯景狡獪多計反覆難知我死後
必不爲汝用乃爲書召景景知之慮及於禍太清元年乃遣其行
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請降曰臣聞股肱體合則四海和平上下猜
貳則封疆幅裂故周邵同德越常之貢來臻飛惡離心諸侯所以
背叛此蓋成敗之所由古今如畫一者也臣昔與魏丞相高王竝
肩戮力共平災釁扶危戴主匡弼社稷中興以後無後不從天平
及此有事先出攻城每陷野戰必殄筋力消於鞍甲忠貞竭於寸
心乘藉機運位階鼎輔宜應誓死罄節仰報時恩隕首流腸溢焉
罔貳何言翰墨一旦論此臣所恨義非死所壯士弗爲臣不愛命

但恐死之無益耳而丞相旣遭疾患政出子澄澄天性險忌觸類
猜嫉諂諛迭進共相構毀而部分未周累信賜召不顧社稷之安
危惟恐私門之不植甘言厚幣規滅忠梗其父若殞將何賜容懼
讒畏戮拒而不返遂觀汝穎擁旆周韓乃與豫州刺史高成廣
州刺史郎椿襄州刺史李密兗州刺史邢子才南兗州刺史石長
宣齊州刺史許季良東豫州刺史丘元征洛州刺史朱渾願揚州
刺史樂恂北荊州刺史梅季昌北揚州刺史元神和等皆河南牧
伯大州帥長各陰結私圖剋相影會秣馬潛戈待時卽發函谷以
東瑕丘以西咸願歸誠聖朝息肩有道戮力同心死無二志惟有
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一驛走來不勞經畧且臣與高氏釁隙已成
臨患賜徵前已不赴縱其平復終無合理黃河以南臣之所職易
同反掌附化不難群臣顙仰聽臣而唱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伏

惟陛下天網宏開方同書軌開茲寸款惟應需然丁和既至高祖
召群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及百辟等議皆云納侯景非宜高祖
不從是議而納景及齊神武卒其子澄嗣是爲文襄帝高祖乃下
詔封景河南大將軍使持節董督河南南北諸軍事入行臺承制
輒行如鄧禹故事給鼓吹一部齊文襄遣大將軍慕容紹宗圍景
於長社景請西魏爲援西魏遣其五城王元慶等率兵救之紹宗
乃還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長史鄧洪率兵至汝
水元慶軍又夜遁於是據懸瓠項城求遣刺史以鎮之詔以羊鴉
仁爲豫司二州刺史移鎮懸瓠而陽太守羊思建爲殷州刺史鎮
項城魏旣新喪元帥景舉河南內附齊文襄慮景與西南合從
方爲已患乃以書喻景曰盍聞位爲大寶守之未易仁誠重任終
之實難或殺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於鴻毛等節義於熊掌

夫然者舉不失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先王與司徒樊
鬲夷險孤子相於偏所眷屬繼繼矜期綢繆寤語義貫終始情存
歲寒司徒自少及長從微至著共相成生非無恩德旣爵冠通侯
位標上等門容駟馬室饗萬鍾財利潤於鄉黨榮華被於親戚意
氣相傾人倫所重感於知己義在忘軀眷爲國士者乃立漆身之
節饋以壺餐者便致扶輪之效若然尚不能已況其重於此乎幸
以故舊之義欲持子孫相託方爲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假使
日往月來時移世易門無強蔭家有幼孤猶加璧不遺分宅相濟
無忘先德以恤後人況聞負杖行歌便已狼顧大噬於名無所成
於義無所取不蹈忠臣之跡自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強勢不
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爲纍卵之危西求救於黑秦南請援於蕭
氏以狐疑之心爲首鼠之事人則秦人不容歸則吳人不信當今

相視未見其可不知終久持此安歸相推本心必不應爾當是不
逞之人曲爲口端之說遂懷市獸之疑乃致投杼之惑耳比來舉
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合門大小竝付司寇近者聊命
偏師前驅致討南兗揚州應時剋復卽欲乘機長驅懸瓠屬以炎
暑欲爲後圖方憑國靈冀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彊盛內外感德
上下齊心三令五申可蹈湯火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
雪事等注螢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使我負人不使
人負我當開從善之門決改先迷之路今刷心盪意除嫌去惡想
猶致疑未便見信若能卷甲來朝垂橐還闕者當授豫州刺史卽
使終君之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功名
君門眷屬可以無恙寵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爲通家卒成親好所
不食言有如皎日君旣不能東封函谷南向稱孤受制於人威名

頓盡空使兄弟子姪足首異門垂髮戴白同之塗炭聞者酸鼻見
者寒心矧伊骨肉能無愧也孤子今日不應方遣此書但見蔡遵
道云司徒本無歸西之心深有悔禍之意聞西兵將至遣遵道向
嶠中參其多少少則與其同力多則更爲其備又云房長史在彼
之日司徒嘗欲遣書欲將改過自新已差李龍仁垂欲發遣聞房
已遠遂復停發未知遵道此言爲虛爲實但旣有所聞不容不相
盡告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蓋聞立身揚名者義也在躬
所寶者生也苟事當其義則節士不愛其軀刑罰斯舛則君子實
重其命昔微子發狂而去殷陳平懷智而背楚者良有以也僕鄉
曲布衣本乖藝用初逢天柱賜忝帷幄之謀晚遇永熙委以干戈
之任出身爲國綿歷二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躬被袞衣口
餐玉食富貴當年光榮身世何爲一旦舉旌旆援桴鼓而北面相

抗者何哉寔以畏恩危亡恐招禍害捐軀非義身名兩滅故耳何者往年之募尊王邁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幸擅威權闢寺肆詭惑上下相猜心腹離貳僕妻子在宅無事見圍段康之謀莫知所以慮潛入軍未審何故翼翼小心常懷戰慄有覲面目寧不自疑及廻師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達斧鉞已臨旣旌旗相對咫尺不送飛書每奏兼申鄙情而群卒恃雄眇然不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築圍堰水三板僅存舉目相看命懸晷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送地拘秦非樂爲也但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共獎帝室雖形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雁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受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爲盜祿去公室相爲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祈恩私第何足關言賜示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祭

仲而褒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何以取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捨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強危如累卵然紂有億兆夷人卒降十亂桀之百剋終自無後賴川之戰卽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憂啓聖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携以禮被我獸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夷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通泝隴吳越剽勁帶甲千群吳兵冀馬控弦十萬兼僕所部義勇如林奮義取威不期而發大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斃落秋帶自殞此而爲弱誰足稱彊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至此昔陳平背楚歸漢則王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捨在時奉禮而行神其庇也書稱士馬精新尅日齊舉誇張形勝指期盪滅竊以寒飈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

合從苟欲徇意於前途不覺坑穽在其側若云去危令端正朔轉禍以脫網羅彼既嗤僕之愚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剋復中原荆襄廣類已屬關右項城懸瓠亦奉南朝幸自取之何勞恩賜然權變不一理有萬途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二分鼎峙燕衛晉趙足相奉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交行戎車不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祖禰之業各保疆界躬享歲時百姓乂寧四民安堵孰若驅農夫於隴畝抗勁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剋濟復尋來書云僕妻子悉拘司寇以之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何者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坑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而遵道所傳頗亦非謬但在縲紲恐不備盡故重陳辭更論款曲所望良圖時惠報旨然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譏人間之翻爲讎敵撫弦擲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知何能述十二月景率軍圍譙城不下還攻城甫拔之又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民郎中王則詣闕獻策求諸元子弟立爲魏主輔以北伐許之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須渡江許卽僞位乘輿副御以資給之齊文襄又遣慕容紹宗追景景還入渦陽馬尚有數千匹甲卒數萬人車萬餘兩相持於渦北景軍食盡士卒竝北人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於紹宗景軍潰散乃與腹心數騎自峽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奔壽春監州韋黯納之景啓求貶削優詔不許仍以爲豫州牧本官如故景旣據壽春遂懷反叛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卒又啓求錦萬匹爲軍

人袍領軍朱異議以御府錦署止充頒賞遠近不容以供邊城戎服請送青布以給之景得布悉用爲袍衫因尚青色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敎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絕先是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督衆軍圍彭城兵敗沒于魏至是遣使還述魏人請追前好二年二月高祖又與魏連和景聞之懼馳啓固諫高祖不從爾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鄱陽王範鎮合肥及司州刺史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領軍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役並抑不奏聞而逾加賞賜所以姦謀益果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內啟八月景遂發兵反攻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璆等於是詔鄆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

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陽又令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十月景留其中軍王顯貴守壽春城出軍僞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高祖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進攻歷陽歷陽太守莊鐵遣弟均率數百人夜斫景營不克均戰沒鐵又降之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僞稱載荻實裝濟景至京口將渡慮王質爲梗俄而質無故還景聞之尚未信也乃密遣覘之謂使者曰質若審還可折江東樹枝爲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匹兵千人京師不之覺景卽分襲姑熟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遂至慈湖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爲都督城內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爲軍師將軍以副焉南浦侯推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城輕車長史謝禧守白

下旣而景至朱雀航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
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見景至航命徹航始除一船遂棄
軍走南塘遊軍復閉航渡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
千使授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走景乘勝至闕下西
豐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白下
城走景於是百道攻城持火炬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
未有其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開羊
侃鑿門扇刺殺數人賊乃退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太宗募人
出燒東宮東宮臺殿遂盡景又燒城西馬廐士林館太府寺明日
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飛石擲之所值皆碎破景苦攻不剋
傷損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啟求誅中領軍朱异太子右
衛率陸驗兼少府卿徐麟制局監周石珍等城內亦射賞格出外

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女樂二部十一
月景立蕭正德爲帝卽僞位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謠有正
平之言故立號以應之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
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遂陷景使其儀同盧暉
略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裸身而出賊交兵殺
之死者二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正德子見理儀同盧
暉略守東府城景又於城東西各起一土山以臨城內城內亦作
兩山以應之王公以下皆負土初景至便望克定京師號令甚明
不犯百姓旣攻城不下人心離阻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
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剝子女妻妾以配軍營及築
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之以填山號哭
之聲響動天地百姓不敢藏匿竝出從之旬日之間衆至數萬景

儀同范桃棒密遣使送款乞降會事泄見殺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將軍永安侯確超武將軍安南鄉侯駿前譙州刺史趙百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三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具船舟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距綸綸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旦日景復陳兵覆舟山北綸亦列陣以待之景不進相持會日暮景引軍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迴軍與戰駿還時趙百超陳於玄武湖北見駿急不赴乃率軍前走衆軍因亂遂敗績綸奔京口賊盡獲輜重器甲斬首數百級生俘千餘人獲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惠達直閣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雋等來送城下徇之逼云已擒邵陵王雋獨云王小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之雋言辭顏色如舊景義而釋之是日鄱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

景分軍屯南岸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糧車登城車登堞車階道車火車竝高數丈一車至二十輪陳於闕前百道攻城竝用焉以火車焚城東南隅火樓賊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又築土山以逼城城內作地道以引其土山賊又不能立焚其攻具還入于柵材官將軍宋疑降賊因爲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城外水起數尺闕前御街竝爲洪波矣又燒南岸民居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南苑韋粲營青塘陳文徹李孝欽屯丹陽郡鄱陽世子嗣營小航南竝緣淮造柵及曉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先渡兵擊之粲拒戰敗績景斬粲首徇于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騎馳赴之遇賊

交戰斬首數百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邵陵王綸與臨成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荊州刺史湘東王諱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吳曇天門太守樊文皎下赴京師營于湘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旣而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率衆渡淮攻賊東府城前柵破之遂結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頓南平王第緣水而立柵相拒景食稍盡至是米斛數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師纔得過淮便競剝掠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旣而四方雲合衆號百萬連營相持已月餘日城中疾疫死者大半景自歲首以來乞和朝廷未之許至是事急乃聽焉請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

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容許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左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還西昌侯世子或率衆三萬至于馬邛州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敕乃遣北軍進江潭苑景啟稱永安侯趙威方頻隔柵見詭臣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卽當進發敕竝召之景又啟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卽以奉還朝廷初彭城劉邈說景曰大將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援衆雲集未易而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

路絕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返此計之上者景然其言故請和後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效又聞城中死疾轉多必當有應之者景謀臣王偉又說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凌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王且觀其變景然之乃抗表曰臣聞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意非言不宜言非筆不盡臣所以含憤蓄積不能默已者也竊惟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藝昔因世季龍翔漢沔夷凶剪亂克雪家怨然後踵武前王光宅江表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兼屬魏國凌遲外無勍敵故能西取華陵北封淮泗結好高氏輔軒相屬疆場無虞十有餘載躬覽萬機劬勞治道刊正周孔之遺文訓釋真如之秘奧享年長久本枝盤石人君藝業莫之與京臣所以踊躍一隅望南風而歎息也豈圖名與實爽聞見不同臣自委質策名

前後事跡從來表奏已具之矣不勝憤懣復爲陛下陳之陛下與高氏通和歲踰一紀舟車往復相望道路必將分災卹患同休等戚寧可納臣一介之服貪臣汝穎之地便絕好河北檄詈高澄聘使未歸陷之獸口揚兵擊鼓侵逼彭宋夫敵國相伐聞喪則止匹夫之交託孤寄命豈有萬乘之主見利忘義若此者哉其失一也臣與高澄既有仇憾義不同國歸身有道陛下授以上將任以專征歌鍾女樂車服弓矢臣受命不辭實思報效方欲挂旆嵩華縣旌冀趙劉夷蕩滌一匡宇內陛下朝服濟江告成東岳使大梁與軒黃等盛臣與伊呂比功垂裕後昆流名竹帛此實生平之志也而陛下欲分其功不能賜任使臣擊河北欲自舉徐方遣庸懦之貞陽任驕貪之胡趙裁見旗鼓鳥散魚潰慕容紹宗乘勝席卷渦陽諸鎮靡不棄甲疾雷不及掩耳散地不可固全使臣狼狽失據

妻子爲戮斯實陛下負臣之深其失二也韋贍之守壽陽衆無一旅慕容凶銳欲飲馬長江非臣退保淮南其勢未之可測旣而逃遁邊境獲寧令臣作牧此州以爲蕃捍方欲收合餘燼勞來安集勵兵秣馬剋申後戰封韓山之屍雪渦陽之恥陛下喪其精魄無復守氣便信貞陽謬敘復請通和臣頻陳執疑閉不聽翻覆若此童子猶且羞之況在人君二三其德其失三也夫畏懦逗留軍有常法子玉小敗見誅於楚王恢失律受戮于漢貞陽精甲數萬器械山積慕容輕兵衆無百乘不能拒抗身受囚執以帝之猶子而面縛敵庭實宜絕其屬籍以戮征鼓陛下曾無追責矜其苟存欲以微臣規相貿易人君之法當如是哉其失四也懸瓠大藩古稱汝潁臣舉州內附羊鴉仁固不肯入旣入之後無故棄之陛下曾無嫌責使還居北司鴉仁棄之旣不爲罪臣得之不以爲功其失

五也臣渦陽還郟非戰之罪實由陛下君臣相與見誤乃還壽春曾無悔色祇奉朝廷掩惡揚善鴉仁自知棄州切齒歎恨內懷慙懼遂啟臣欲反欲反當有形迹何所徵驗誣陷爾陛下曾無辯窮然而信納豈有証人莫大之罪而可竝肩事主者乎其失六也趙伯超拔自無能任居方伯惟漁獵百姓多蓄士馬非欲爲國立功直是自爲富貴行貨權幸徼買聲名朱异之徒積受金貝遂使咸稱胡趙比昔關張誣掩天聽謂爲真實韓山之役女妓自隨裁聞敵鼓與妾俱逝不待貞陽故隻輪莫返論其此罪應誅九族而納賄中人還處州任伯超無罪臣功何論賞罰無章何以爲國其失七也臣御下素嚴無所侵物關市征税咸悉停原壽陽之民頗懷優復裴之悌等助戎在彼憚臣檢制遂無故遁歸又啟臣欲反陛下不責違命離局方受其浸潤之譖處臣如此使何地自安其

失八也臣雖才謝古人實頗更事撫民率衆自幼至長少來運動多無遺策及歸身有道罄竭忠規每有陳奏恒被抑遏朱异專斷軍旅周石珍總尸兵仗陸驗徐麟典司穀帛皆明言求貨非令不行境外虛實定計於舍人之省舉將出師責奏於主者之命臣無賄於中故恒被抑折其失九也鄱陽之鎮合肥與臣鄰接臣推以皇枝每相祇敬而嗣王庸怯虛見備御臣有使命必加彈射或聲言臣反或故臣纖介招携當須以禮忠烈何以堪於此哉其失十也其餘條目不可具陳進退惟谷頗有表疏言直辭強有忤龍鱗遂發嚴詔便見討襲重華純孝猶逃凶父之杖趙盾忠賢不討殺君之賊臣何親何罪而能坐受殲夷韓信雄桀亡項霸漢末爲女子所烹方悔蒯通之說臣每覽書傳心常笑之豈容遵彼覆車而快陛下佞臣之手是以興晉陽之甲亂長江而直濟願得升赤墀

踐文石口陳枉直指畫臧否誅君側之惡臣清國朝之秕政然後還守藩翰以保忠節實臣之至願也三月朔旦城內以景違盟舉烽鼓譟於是羊鴉仁柳敬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柵壘未立爲景將宋子仙所襲敗績赴淮死者數千人賊送首級於闕下景又遣子子悅至更請和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無去意浚固責之景大怒卽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城遂陷於是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天下自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初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絕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於是援兵竝散景矯詔曰日者姦臣擅命幾危社稷賴

丞相英發入輔朕躬征鎮牧守可各復本任降蕭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景遣董紹先率兵襲廣陵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以城降之景以紹先爲南兖州刺史初北兖州刺史定襄侯祗與湘潭侯退及前潼州刺史郭鳳同起兵將赴援至是鳳謀以淮陰應景祗等力不能制竝奔于魏景以蕭弄璋爲北兖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廂公丘子英直閣將軍羊海率衆赴援海斬子英率其軍降于魏魏遂據其淮陰景又遣儀同于子悅張大黑率兵入吳吳郡太守袁君正迎降子悅等旣至破掠吳中多所調發逼掠子女毒虐百姓吳人莫不怨憤於是各立城柵拒守是月景移屯西洲遣儀同任約爲南道行臺鎮姑熟五月高祖崩于文德殿初臺城旣陷景先遣王偉陳慶入謁高祖高祖曰景今安在卿可召來時高祖坐文德殿景乃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劔升殿拜訖高祖問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敢至此乎景又不能對從者代對及出謂廂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日見蕭公使人自憎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再見之高祖雖外跡已屈而意猶忿憤時有事奏聞多所譴却景深敬憚亦不敢逼景遣軍人直殿省內高祖問制局監周石珍曰是何物人對曰丞相高祖乃謬曰何物丞相對曰是侯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謂丞相是後每所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憂憤感疾而崩景乃密不發喪權殯于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知之二十餘日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皇太子卽皇帝位於是矯詔赦北人爲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又遣儀同來亮率兵攻宣城宣城内史楊華誘亮斬之景復遣其將李賢明討華華以郡降景遣儀同宋子仙等率衆東

次錢塘新城戍戴僧易據縣拒之是月景遣中軍侯子鑒入吳軍收于子悅張大黑還京誅之時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嶠據郡自南陵以上皆各據守景制命所行惟吳南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景以儀同郭元建爲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秦郡人陸緝戴文舉等起兵萬餘人殺景太守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以拒景宋子仙聞而擊之緝等棄城走景乃分吳郡海鹽胥浦二縣爲武原郡至是景殺蕭正德於永福省封元羅爲西秦王元景龍爲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敬禮爲使持節大都督隸大丞相參戎事景遣其中軍侯子鑒監行臺劉神茂等軍東討破吳興執太守張嶠父子送京師景竝殺之景以宋子仙爲司徒任約爲領軍將軍爾朱季伯叱羅子通彭儁董紹先張化仁于慶魯伯和紇奚斤史安

和時靈護劉曄義竝爲開府儀同三司是月鄱陽嗣王範率兵焚柵口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要之西上景出頓姑熟範將裴之悌夏侯威生以衆降景十一月宋子仙攻錢塘戴僧易降景以錢塘爲臨江郡富陽爲富春郡以王偉元羅竝爲儀同三司十二月宋子仙趙伯超劉神茂進攻會稽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棄城走遣劉神茂追擒之景以裴之悌爲使持節平西將軍合州刺史以夏侯威生爲使持節平北將軍南豫州刺史是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淚景聞之大怒送小莊嚴寺禁止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劍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前江都令祖皓起兵於廣陵斬景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昉爲刺史又結魏人爲援馳檄遠近將以討景景聞之大懼卽日率侯子鑒等出自

京口水陸竝集皓嬰城拒守景攻城陷之景車裂皓以徇城中無
少長皆斬之以侯子鑒監南兖州事是月景召宋子仙還京口四
月景以元思虔爲東道行臺鎮錢塘以侯子鑒爲南兖州刺史文
成侯寧於吳西鄉起兵旬日之間衆至一萬率以面上景廂公孟
振侯子榮擊破之斬寧傳首於景七月景以秦郡爲西兖州陽平
郡爲北兖州任約盧暉略攻晉熙郡殺鄱陽世子嗣景以王偉爲
中書監任約進軍襲江州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降之世祖時聞
江州失守遣衛軍將軍徐文盛率衆軍下武昌拒約景又矯詔自
進位爲相國封太山等二十郡爲漢王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劔履
上殿如蕭何故事景以柳敬禮爲護軍將軍姜詢義爲相國左長
史徐洪爲左司馬陸約爲右長史沈衆爲右司馬是月景率舟師
上皖口十月盜殺武林侯諮於廣莫門諮常出入太宗臥内景黨

不能平故害之景又矯詔曰蓋縣象在天四時取則於辰斗群生
育地萬物仰照於大明是以垂拱當宸則八紘共轅負圖正位則
九域同歸故乃雲名水號之君龍官人爵之后莫不敬符河洛封
禪岱宗奔走四夷來朝萬國逃聽虞夏厥道彌新爰及商周未之
或改逮幽厲不競成馬生郊惡懷失御胡塵犯蹕遂使豺狼肆毒
侵穴伊瀍獫狁孔熾巢桷咸洛自晉鼎東遷多歷年代周原不復
歲實永久雖宋祖經畧中息遠圖齊號和親空勞冠蓋我大梁膺
符作帝出震登皇漢寓歸仁綿區飲化開疆闢土跨瀚海以揚鑣
來庭入覲等塗山而比轍玄龜出洛白雉歸豐鳥塞同文胡天其
軌不謂高澄跋扈虔劉魏邦扇動華夷不供王職遂乃狼顧北侵
馬首南向值天厭昏僞醜徒數盡龍豹應期風雲會節相國漢王
上德英姿蓋惟天授雄謨勇略出自懷抱珠魚表應辰昴叶暉剖

析六韜錙銖四履騰文豹變鳳集虬翔奮翼來儀負圖而降爰初
秉律實先啟行奉茲廟算克除穢醜直以鼎湖上征六龍晏駕干
戈戔止九伐未申而惡稔貫盈元凶殞斃弟洋繼逆續長亂階異
彼洋音同茲荐食偷竊僞號心希舉斧豐水君臣奉圖乞援關河
百姓泣血請師咸願承奉國靈思覩王化朕以寡昧纂戎下武庶
拯堯黎冀康禹跡且夫車服以庸名因事著周師克殷鷹揚創自
尚父漢征戎狄明友實始度遼泥乃神規獻算眇乎難測大功懋
績事絕言象安可以習彼常名保茲守固相國可加宇宙大將軍
都督六合諸軍事餘悉如故以詔文呈太宗太宗驚曰將軍乃有
宇宙之號乎齊遣其將辛術圍陽平景行臺郭元建率兵赴援術
退徐文盛入資磯任勰率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仍進軍大舉口
時景屯於皖口京師虛弱南康王會理及北兖州司馬成欽等將

襲之建安侯賁知其謀以告景景遣收會理與其弟祈陽侯通理
柳敬禮成欽等並害之十二月景矯詔封賁爲竟陵王賞發南康
之謀也是月張彪起義於會稽攻破上虞景太守蔡臺樂討之不
能禁至是彪又破諸暨永興等諸縣景遣儀同田遷趙伯超謝朓
仁等東伐彪二年正月彪遣別將寇錢塘富春田遷進軍與戰破
之景以王克爲太師宋子仙爲太保元羅爲太傅郭元建爲太尉
張化仁爲司徒任約爲司空于慶爲太子太師時靈護爲太子太
保紇奚斤爲太子太傅王偉爲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爲尚書右僕
射北兖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事泄景誅之是月世祖遣巴州刺史
王珣等率衆下武昌助徐文盛任約以西臺益兵告急於景三月
景自率衆二萬西上援約四月景次西陽徐文盛率水軍邀戰大
破之景訪知郢州無備兵少又遣宋子仙率輕騎三百襲陷之執

刺史方諸行事鮑泉盡獲武昌軍人家口徐文盛等聞之大潰奔
歸江陵景乘勝西上初世祖遣領軍王僧辯率衆東下代徐文盛
軍次巴陵會景至僧辯因堅壁拒之景設長圍築土山晝夜攻擊
不克軍中疾疫死傷大半世祖遣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二千人
救巴陵景聞遣任約以精卒數千逆擊僧祐僧祐與居士陸法和
還據赤亭以待之約至與戰大破之生擒約景聞之夜遁以丁和
爲郢州刺史留宋子仙時靈護等助和守以張化仁閻洪慶守魯
山城景還京師王僧辯乃率衆東下次漢口攻魯山及郢城皆陷
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景乃廢太宗幽於永福省作詔草成逼太
宗寫之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歔嗟嗚咽不能自止是
日景迎豫章王棟卽皇帝位升太極前殿大赦天下改元爲天正
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初景既

平京邑便有篡奪之志以四方須定且未自立既巴陵失律江郢
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僞僭大號遂其姦心其謀臣王偉
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
還諫景曰四方之師所以不至者政爲二宮萬福若遂行弑逆結
怨海內事幾一去雖悔無及王偉固執不從景乃矯棟詔追尊昭
明太子爲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爲安皇帝金華敬妃爲敬皇后豫
章國太妃王氏爲皇太后妃張氏爲皇后以劉神茂爲司空徐洪
爲平南將軍秦晃之王羣平賢明徐永徐珍國宋長寶尹思合竝
爲儀同三司景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
降爲人妾竟不與相見十月壬寅夜景遣其衛尉彭儁王修纂奉
酒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處憂旣久故令臣等奉進一觴太宗知
其將弑乃大酣飲酒旣醉還寢修纂以帊盛土加於腹因崩焉斂

用法服以薄棺密瘞於城北酒庫初太宗久見幽繫朝士莫能接
覲慮禍將及常不自安惟舍人殷不害後稍得入太宗指所居殿
謂之曰麗涓當死此下又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爲思之不害曰
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太宗曰儻幽冥有徵
冀斯言不妄耳至是見弒實以土焉是月景司空東道行臺劉神
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畢雲麾將軍桑乾王元碩等據東陽歸
順仍遣元頴及別將李占趙惠朗下據建德江口尹思合收景新
安太守元義奪其兵張彪攻永嘉永嘉太守秦遠降彪十一月景
以趙伯超爲東道行臺鎮錢塘遣儀同田遷謝谷仁等將兵東征
神茂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之命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
忽有野鳥翔於景上赤足丹背形似山鵲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
中景以劉勸戚霸朱安王爲開府儀同三司索九昇爲護軍將軍

南兖州刺史侯子鑒獻白獐建康獲白鼠以獻蕭棟歸之于景景
以郭元建爲南兖州刺史太尉北行臺如故景又矯蕭棟詔追崇
其祖爲大將軍考爲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
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饌八佾鍾簷宮
懸之樂一如舊儀景又矯蕭棟詔禪位於已於是南郊柴燎于天
升壇受禪文物並依舊儀以轎車牀載鼓吹囊駝負犧牲輦上置
筌蹄垂脚坐景所帶劒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之將登壇有兔
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景還升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爲
太始元年并蕭棟爲淮陰王幽于監省僞有司奏改警蹕爲永吉
避景名也改深律爲漢律改左民尚書爲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爲
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爲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
匹馬孤行自執羈絆其左僕射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爲七廟

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之諱敕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衆聞咸竊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周者自外悉是王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霸爲始祖晉徵士侯瑾爲七世祖於是追尊其祖周爲大丞相父標爲元皇帝十二月謝朓仁李慶等至建德攻元頽李占柵大破之執頽占送景景截其手足徇之經日乃死景二年正月朔臨軒朝會景自巴丘挫劒軍兵略盡恐齊人乘釁與西師犄角乃遣郭元建率步軍趣小峴侯子鑒率舟師向濡須曜兵肥水以示武威子鑒至合肥攻羅城剋之郭元建侯子鑒俄聞王師旣近燒合肥百姓邑居引軍退子鑒保姑熟元建還廣陵時謝朓仁攻劉神茂神茂別將王華麗通竝據外營降朓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懼各棄城走神茂孤危復降朓仁王僧辯軍至蕪湖蕪湖城主宵遁景遣史安和宋長

貴等率兵二千助子鑒守姑熟追田遷等還京師是月景黨郭長獻馬駒生角三月景往姑熟巡視壘柵又誡子鑒曰西人善水戰不可與爭鋒往年任約敗績良爲此也若得馬步一交必當可破汝但堅壁以觀其變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遂停軍十餘日賊黨大喜告景曰西師懼吾之強必欲遁逸不擊將失之景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子鑒乃率步騎萬餘人渡洲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大破之子鑒僅以身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以臥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僧辯進軍次張公洲景以盧暉略守石頭紇奚斤守捍國城悉逼百姓及軍士家累入臺城內僧辯焚景水柵入淮至禪靈寺渚景大驚乃緣淮立柵自石頭至朱雀航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柵至于落星墩景大恐自率侯子鑒于慶史安和王僧貴等於石頭東北立柵

拒守使王偉索超世呂季略守臺城宋長貴守延祚寺遣掘王僧
辯父墓剖棺焚屍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
率衆軍奮擊大破之侯子鑒史安和王僧貴各棄柵走盧暉略紇
奚斤竝以城降景既還敗不入宮斂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竄
王偉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
走棄此欲何所之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與高
王一種人今來南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
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我當復
一決耳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
儀同因遷泥布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
廣陵王僧辯遣侯瑱率軍追景景至晉陵劫太守徐永東奔吳郡
進克嘉興趙伯超據錢塘拒之景還還吳郡達松江而侯瑒軍掩

至景衆未陣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
墮二子於水自瀉瀆入海至壺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鯁殺之送屍
于王僧辯傳首西臺曝屍於建康市百姓爭取屠膾噉食焚骨揚
灰曾罹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及景首至江陵世祖命梟之於
市然後煮而漆之付武庫景長不滿七尺而眉目疎秀性猜忌好
殺戮刑人或先斬是割舌剔鼻經日方死曾於石頭立木春碓
有犯法者皆擣殺其慘虐如此自篡立後時著白紗帽而尚披
青袍或以牙梳插於髮上常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匹馬
遊戲於宮內及華林園彈射鳥鳥謀臣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悒
更成失志所居殿前有鶴鵠鳥鳴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討捕焉
普通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後景果乘白馬兵皆青衣所乘
馬每戰將勝輒蹀躞嘶鳴意氣駿逸其奔駒必低頭不前初中大

同中高祖常夜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寤甚悅之旦見中書舍人朱昇所夢昇曰此豈宇內方一天道前見其徵乎高祖曰吾爲人少夢昨夜感此良足慰懷及太清二年景果歸附高祖欣然自悅謂與神通乃議納之而意猶未決曾夜出視事至武德閣獨言我家國猶若金甌無一傷缺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非可悔也不昇接聲而對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據河南十餘州分魏土之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且非天誘其衷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拒而不容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昇言又信前夢乃定議納景及貞陽覆敗邊鎮恒擾高祖固已憂之曰吾今段如此勿作晉家事乎先是丹陽陶弘景隱於棲陽山博學多識嘗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

元作單于宮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至是景果居昭陽殿天監中有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際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獸視掘尾獅子山家小兒皆猴狀景遂獲陷都邑毒害皇室大同太醫令朱暕嘗直禁省無何夜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惡之告人曰犬羊者非佳物也今穢亂坐將有變乎旣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及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若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世間遊名已數載姓字知道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顯人竝呼爲高僧景甚信敬之景嘗於後堂與其徒吳射承僧通在坐奪景弓射陽山大呼云得報已景笑又妻其妻又召僧通通僧通取肉搗餵以進景謂曰好不景答所食之肉不鹹則爛臭果以鹽其屍王僧虔嘗語人必有才無才之表其書檄皆

其所製景既得
有遭其害者
史臣三
九
律為其
禍
元
乃天
之禍

其所製景既得
有遭其害者
史臣三
九
律為其
禍
元
乃天
之禍

其所製景既得
有遭其害者
史臣三
九
律為其
禍
元
乃天
之禍

